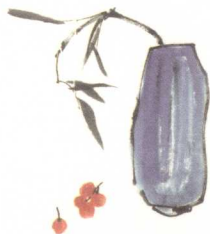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典藏

鲍尔吉·原野散文

白银的水罐



鲍尔吉·原野散文

白银的水罐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银的水罐:鲍尔吉·原野散文 / 鲍尔吉·原野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10

(名家散文典藏)

ISBN 978-7-5339-4287-8

I. ①白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(2015)第 221909 号

责任编辑 项 宁

封面设计 王 芳

责任校对 杨爱英
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白银的水罐

——鲍尔吉·原野散文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 245 千字

印张 11

插页 2

印数 1—15000

版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287-8

定价 **29.00 元**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 录

童年的沙粒

花瓣手 / 003

火棒圈 / 006

小鱼 / 008

甲虫戒指 / 011

金子 / 013

宝音三 / 015

磨刀人 / 019

逃离幼儿园 / 022

照片和木梳掠走的时光 / 025

微光里的蜘蛛 / 029

做一个穿皮鞋的人 / 034

节日晚宴之鱼肉篇 / 037

看电影 / 040

抓小偷 / 046

雏菊的披肩

草 / 053

春是春天的春 / 055

初夏 / 058

雏菊的披肩 / 061

车站的月亮 / 065

豆子 / 068

光的笑容 / 071

海的月光大道 / 074

河床开始回忆河流 / 077

荷 / 080

花雀和花斑的鸟蛋 / 082

黄土 / 086

火 / 088

火山杨 / 091

惊蛰 / 095

白银的水罐 / 098

蜜的秘密 / 101

- 棉花 / 105
- 面包的天堂 / 107
- 南方的河流 / 110
- 荞麦花与月光花 / 113
- 石屋是山峰的羊群 / 116
- 树的尽头 / 120
- 雾散了,树叶滴水 / 122
- 小米真小 / 125
- 雪地篝火 / 128
- 雨滴耐心地穿过深秋 / 131
- 蛛网上的星辰 / 134
- 草木结霜 / 137
- 银河的手臂 / 140

蒙古记忆

- 凹地的青草 / 145
- 白桦树上的诗篇 / 147
- 布尔津河,你为什么要流走呢? / 151
- 草垛里藏着一望无际的草原 / 154
- 对酒当故乡之歌 / 157
- 海拉尔棉鞋 / 159
- 后退的月亮 / 163

胡杨之地	/ 166
马群在傍晚飞翔	/ 169
云良	/ 172
蜜色黄昏	/ 175
马如白莲花	/ 177
牛比草原更远	/ 179
水碗倒映整个天空	/ 181
土离我们还有多远？	/ 184
伊胡塔的候车室	/ 190
银器的笑容	/ 192
月光插图	/ 195
月光下的白马	/ 201

父亲的战马

北呀京的金啊山上	/ 207
父亲	/ 211
歌唱	/ 214
火车	/ 217
继母	/ 220
萨如拉	/ 224
斯琴的狗和格日勒的狗打架	/ 227
照相	/ 232

- 自来水 / 234
- 胡四台的道路泥土芳香 / 236
- 骑兵流韵 / 242
- 父亲的战马 / 249
- 我爸 / 258
- 我妈 / 267
- 我妈的娘家亲戚 / 270

字在纸上长成青草

- 本分 / 295
- 别当着自己的面撒谎 / 297
- 饥饿是所有人的耻辱 / 299
- 九件事 / 304
- 脸的管理学 / 307
- 鲁迅的“不” / 309
- 论厚道 / 312
- 每个人理应赞美一次大地 / 314
- 培植善念 / 317
- 天真 / 319
- 碗不翻 / 322
- 为库尔勒香梨充电 / 324
- 向每一个早晨遇到的人问“早晨好” / 327

最后的尖晶石 / 335

字在纸上长成青草 / 337

后记 / 340

童年的沙粒

在点燃火棒那一瞬，我们围拢的脑袋
像一个灯笼。灯笼里面是我童年伙伴天真
惊喜的脸，他们的表情我至今还记得。

花瓣手

头一天上小学，放学前我已想好结束学业，一切均无趣。五十多名相貌各异的儿童坐在木制的、有小刀刻痕的桌子前大吵大喊，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。话说没了，他们伸出舌头在嘴边涮——啦、啦、啦，很快有人模仿，全部“啦——”。而上课，老师说一些奇怪的话。然后排队，我也不喜欢排队。走路盯着前面同学的脚，怕踩掉他的鞋。还是不断有人出列，提鞋。

放学了，我姐塔娜领我回家，她高我一年级。明天我不上学了——本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，但没说。她太爱上学了，令人不解。塔娜和她的同学领我穿过运动场。这地方真好，我把遇到广阔地域时的感受称之为“好”。她们指着北边说：“骑兵列队从那边过来，向司令敬礼。”

“司令在哪儿呢？”我问。

“在主席台上。”主席台空寂无人，上面有儿童堆的小土包，插着柳树枝和玻璃碴子。

“司令呢？”没人回答。我回头看，塔娜她们已跑远，追蝴蝶，裙袂飘飘。

站在主席台上，我看到了消防队灰色的瞭望塔。体育场对面的地方是长途汽车站，那地方好，穹顶高，说话有嗡嗡的回声。我们又到汽车站，有人坐在刷绿漆的木条长椅上，脚下是绑着双爪的公鸡和点心匣子。阳光从落地长窗射入，光柱里微尘浮游。我喜欢光柱——特别是夕照光柱中的微尘，小而反光，不慌不忙地浮动，像在水里。我们在各处的椅子上坐了坐，享受在椅子上摆腿的快乐。然后去卖票的窗口。林西、克什克腾、天山……这是各窗口上方写的字，她们念诵，我不认字。因为个矮，也看不到窗口里面有什么好看的事情。她们抱我往里探望——一个镶金牙的女人拨算盘，桌上放一叠硬纸片的车票。

塔娜她们竟有办法随上车的人进站——和收票员说好，一会儿再出来——我们走在公鸡和点心匣子后面，入站台。站台有一个红砖砌的花池，上边站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。她举一根冰棍：“冰棍啊，冰棍。”半透明的冰棍快化了，像出太阳时玻璃窗上的霜。我担心冰棍“噗”地掉下来，落在土里。

“快来——”塔娜喊。她们围着一行花，正采花瓣，车站戴大檐帽的人在笑。“这叫指甲桃。”我姐说。指甲桃一尺多高，淡绿的粗茎像玻璃管，仿佛一碰就出水。花瓣或深或浅，然而全都红。她们急急地摘花瓣，往兜里装。我也摘，但不知做什么用。

“行了！行了！”大檐帽摆动卷着红旗的木棍劝我们走。她们跑到候车室的山墙边蹲下，我也蹲下。她们拿花瓣在指甲上揉搓，指甲变

成了红色。赵斯琴举起十指晃动，“哎——”好看，成花瓣手了。

不一会儿，我们全成了花瓣手。回家的路上，她们嘁嘁喳喳说别的事，而我始终看她们和我自己的红指甲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妈推醒我，说上学了。我回忆起学校情景，苦恼，说不上学了。我妈说怎么能不上学呢？我欲辩忘言，以哭抗争，泪水走出眼睛往下落。揩拭之时，看到指甲上的一点残红，想到体育场、车站以及长窗光柱中的微尘，说“上就上吧”。

火棒圈

孩子们认为,夜与昼是两个世界。他们相信白天的山峦、树和房子会在夜里远行,像被移走的舞台上的布景一样。因此,夜对于孩子像海洋那样神秘而动荡。他们在夜里学兽叫或鬼叫,然后谛听。孩子们喜欢在黑夜的柳树下议论星星,议论河水——听有没有人掉进去,议论抽烟锅老汉的火星明灭。他们大睁眼睛想像白天那样看清数以万计的蚰蚰蝓蝓究竟怎样歌唱。在夜里,孩子们的听觉和视觉十分敏锐,又由于无法利用夜,只好分手回家睡觉。睡觉真是对美丽夜色的浪费。

好在穆日根巴特尔发明了一种游戏。

他把干枯的向日葵秆点燃,秆里的芯像棉花一样,遇风红亮。我们站在水文站那艘破船上,抡圆了胳膊划圈。火圈多么美丽,像金链,像烧红的铁条,在黑得如金丝绒般的夜里疾舞。

“发信号！”我们说。用火圈向所有一切发信号，向大树，向银河，向清真寺的尖顶，也向蚰蚰、蝥蝥，向藏在军工厂仓库里的那只猫头鹰发出信号。它们可能会以为我们是大部队或妖精，我们哈哈大笑，虽然臂酸。后来，我们又发明了用火棒写“8”字，当然不是为了发什么信号。火圈的两个头紧挨着，松开又连上。如果猫头鹰看到了，难道不害怕吗？

我们希望远方也有人向我们划火圈，那才是一个故事的真正开始，然而没有，为此我们等了很久。

当火棒熄灭之后，我们感到火的特殊。它不像石头或树那样始终在你眼前显露，而火的确又是存在的。它来了之后，总要急急忙忙走掉。只有等到火柴的邀请，木头、草或纸片的牺牲之后，火才出现，奔跑燃烧。那么平时，火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呢？

风中，我们划火柴几次划不着。孩子们把脑袋凑到一起，当火苗亮起来后，一圈红红的脸膛对着火苗，眸子和牙齿一齐反光。

在点燃火棒那一瞬，我们围拢的脑袋像一个灯笼。灯笼里面是我童年伙伴天真惊喜的脸，他们的表情我至今还记得。

小 鱼

我被父母允许使用铅笔的时候，刚刚五岁。为此大为兴奋，这种半截木棍并露出黑尖的东西，是另一种语言。胡乱画出的一些线条，使自己佩服自己，而且挥之不去。开始不知画什么，就画心电图似的乱线，享受到怀素那种乐趣。但很快觉得单调。这时看我姐写字，十分嫉妒。我想所有未及上学的孩子看哥哥姐姐写字，都有过这种嫉妒。集愤懑、无奈于一身。

她把字写进作业本的格子里，很有力。每个格只一个字，而不是像我那种连贯如湍流的线条。我也曾宣示这些线条是字，让父母猜，但这种宣称除了被哄笑之外，不会有其他结局。我所奇怪的事情是姐姐写的“字”，是一些复杂的图案。笔触短也变化多端，兼有转折与交叉。而有些“字”，她只写几笔便弃之不顾，去写其他的“字”。有一次，我伏案观察她写字良久，指出有几个字她未写完，好像是“一”与“乙”，